

第十一個傳統

「我們公共關係政策是建基於吸引外人參加，而非建基於自我宣傳上；我們在報章、電台和影視界方面，需要常常保持個人的匿名。」

如果沒有眾多愛護A A的人士，A A根本無法得到目前的增長。在全世界，把酒癮患者帶入我們團體的主要方法一直都是各式各樣極廣大的正面宣揚。在A A的辦公室、會所和家庭，電話響個不停，有一個人說聲：「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報導……」，另外一位說：「我們聽到了電台的節目……」，還有人說：「我們看過一部電影……」或「我們看到電視上有關A A的消息……」。說半數的A A成員曾經由這些管道找到我們，並不是誇大其詞的說法。

這些來詢問的人之中，不全是酒癮患者和他們的家人。醫生看一些有關A A的醫學論文之後，則打電話過來尋找更多的資訊。神職人員看到教會雜誌上的文章，也會詢問。僱主得知一些天公司為我們所贊成，便想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公司裡的酒癮問題。

因此，為A A而發展最好的公共關係政策是落在我們身上的重大責任。經由許多痛苦的經驗之後，我們認為我們已達到了妥當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與平常的宣傳方法相反的是，我們發現必須依靠的原則是吸引人而不是宣傳。

我們來看看吸引人與宣傳這兩種顯著不同的理念是怎麼回事。一個政黨想贏得選舉，所以傳播出其領袖的德行以獲取人民的選票。一種良好的慈善機關，因想募款而在有頭銜的信紙上列出著名支持者的名字。在全世界，多半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活動都依賴於廣為宣傳的領導人士。那些象徵運動和理念的人物滿足人類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我們A A成員並非質疑這件事。但是，常常公開地露臉有所危險，尤其是對我們這些人，我們必須冷靜地面對這個事實。我們大多數的人在本質上就是不能壓抑的宣傳者，幾乎是完全由宣傳者組成的一個團體會有可預料到的可怕性。顧及這具有爆炸性的因素，我們知道必須運用自我克制才行。

這種自我克制的方針所帶來的報酬真令人驚訝，它對A A所產生的正面宣揚是A A裡最有技巧和才能的宣傳人員根本無法產生的。當然需要以某種方法來設法為A A宣揚，所以我們最後決定，讓我的朋友替我們做這件事是再好不過的了。在令人難以置信程度上，他們就是那樣做的。雖說資深的記者都被訓練成懷有多疑的心態，但是他們卻盡其所能傳播A A的訊息。對新聞界各處的媒體男女人士來說，我們不止於好故事的來源，他們幾乎每一位都像好朋友一般的貼近我們。

最初，新聞界不能瞭解我們為甚麼拒絕所有對個人的宣揚，我們堅持要遵守匿名的原則真

令他們困惑。然後他們明白了要點，這是世界裡少見的事物：有一個團體聲言想要宣揚其原則和工作，但非個別成員的名字。這種態度使新聞界大為喜悅。自從那時起，這些朋友對報告A的那份熱心是甚至連A A裡最狂熱的成員也難以比得上的。

事實上，曾有一段時間，美國新聞界比我們之中的一些成員更確信A A對匿名的原則是有利於我們的。有一度，我們當中大約一百個人都公開地破匿名的戒。十分出自善意，這些人聲稱匿名的原則是一種落伍的方針，只適合於A A的開創期罷了。他們肯定，如果A A使用現代化的宣揚方式，就可以發展得更快更遠。他們指出，在A A的行列內有很多本地、國內和國際性著名的人士，只要那些人甘願——實際上其中許多人確實甘願——那麼，為甚麼不要宣揚他們作為會員的地位呢？這樣做會鼓勵別人也加入我們的行列。這一切是似乎有理的論據，但幸好我們書寫事業的朋友不同意了。

於是，基金會寫信給全北美美國幾乎每一個新聞站，宣佈出我們的公共關係政策是基於吸引人而非宣傳，而且強調個人的匿名是保護A A的最好方法。從那時起，編者和改寫者再三地把A A成員的名字和相片從稿件中刪掉，不少次也提醒雄心大略的人別忘了A A對匿名的政策。他們甚至於為此目標而犧牲一些好的故事。這種強力的合作的確提供很大的幫助。如今，

* 註：請看第三個傳統中第一百二十九頁的註解。

只有極少數的A A成員在公開層次上故意的破匿名的戒。

簡言之，以上一切是建設A A的第十一個傳統的過程。對我們來說，這個傳統所代表的遠超過一種健全的公共關係政策，也不止於拒絕追求己利的方針。這個傳統不斷地提醒我們一件實際的事：在A A裡個人的抱負絕對失當，而每一個成員都成為我們社團的保護者之一。